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

同治七年○戊辰○六月○丁未○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榮全奏○奴才等前因去歲接據本屬唐努烏梁海掌印總管鄂勒哲依瓦齊爾報○有該屬總管邁達爾遊牧內○烏克果勒地方○突來俄眾○要在彼處蓋房種地○勸止不聽等情一事○奴才等當即一面據情奏

聞○一面嚴飭該總管等務須妥善勸回○無如眾據呈報○多方勸慰○執意不肯回國○奴才等萬分無法○正在欽遵疊次

嚴諭○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示文○設法詳查催辦間○復又接見由庫倫轉到俄官俄字公文一件○約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照會前因，已飭屬查辦，即令奴才等派員護送出境，交俄官收回等情。照會前來時，在去冬，奴才等當即差派候補防禦瑪祿堪，委署驍騎校明良，吐魯番驍騎校雙城，帶領通事，會同唐努烏梁海總管，添派妥員詳查妥送各情，曾經奏明。後旋據委員瑪祿堪等，及烏梁海總管委員等呈稱：遵飭護送越界俄人，現已增多，遂善言至再，俄人始形詞窮，復以隆冬雪大，難行為詞，誓必春融定皆返回，取結造冊等情，當經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各在案。茲於本年閏四月間，因時已春暮夏初，尚未見報該俄眾有返回之信，復令前派委員瑪祿堪、明良馳赴唐努烏梁海，仍會

同該總管委員等妥令起程護送出境去後嗣據委員瑪
祿堪等及唐努烏梁海總管鄂勒哲依瓦齊爾前後稟報
所有烏克果勒越界俄眾已於四月初十十四等日始分
為兩起差役官兵乘筏護送至俄界之烏斯地方均交該
處之俄目白布勒蘇婁羅斯訖並將其前蓋房屋均已拆
毀此外唐努烏梁海並無俄人等情出具印甘各結前來
復查與委員瑪祿堪等所稟無異而委員瑪祿堪等又親
將烏克果勒形勢查驗地路崎嶇樹木叢雜現無俄人蹤
跡惟各隘口之水毗連俄境處可通舟楫易致俄人任便
出入恐其復有借詞抵賴當令住牧之總管等嚴加防範

勿再令其越來為要。後遂回烏銷差各等情稟報前來。奴才等伏思現在雖據委員。及唐努烏梁海總管等。累次設法查辦。始將該越界俄眾。勸令起程。護送出境。均交俄目收回。其反覆無常之性。是否不復前來。抑或別生枝節。誠難逆料。奴才等惟有仍行嚴飭唐努烏梁海掌印總管鄂勒哲依瓦齊爾。轉飭各屬。一體小心慎密嚴防巡視。並仍將原稟蒙文印甘各結。鈔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查。再奴才等查候補防禦瑪祿堪。委署驍騎校明良。兩次經奴才等派往唐努烏梁海境內烏克果勒地方。終能將越來俄眾。說令出境。不無微勞。擬請將候補防禦瑪祿堪。

賞加佐領銜。將委署驍騎校明良。作為即補驍騎校。其去歲經奴才
等派往隨同瑪祿堪驅逐俄人之吐魯番驍騎校奧成。可
否一並
賞加防禦銜。以示鼓勵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
麟興等又奏。奴才等適據巡邏兵由西臺拏獲俄國 人二
名。由駐班副將軍特報前來。當以為越界俄人。隨飭兵部
理藩院司員等。覓知俄語人。訊明照章奏
聞。送交庫倫轉致。乃訊之至再。語言均不相通。未能知其係何項
夷人。因思時值不靖。突獲此來歷不明之人。若不窮究。儻

是奸細。微服異言。前來窺伺。誠所不保。正在若追詢間。奴才

榮全由俄回烏。幸而帶有充當外國通事之伊犂索倫營

六品藍翎委官富賀善。尚知數種外國語言。隨令隔別試

問數次。據富賀善述稱。問得來歷不明人二名。係俄羅斯

西四十餘站普哈爾國阿布都爾罕薩瑪爾汗所屬圖斯

噶爾地方人。一係哈濟里瑪里之子。名嗅蘇拉坦莫呼特。

年七十歲。一係其子呢瑪納思。年二十歲。貿易離家。四箇

月在途。行至塔什堪地方。有三箇月。被賊搶去所帶貨物。

失迷路徑。行走之處。均不知何地何名。並無主使之人。實

係無心誤入此地。被人拏來等語。奴才等查外夷失迷路徑。

誤入中國成案。一面具奏。一面派員由驛送交科布多遞次轉解伊犂查辦。今新疆各城。均已淪沒。既不能送交科布多遞次轉解。又不敢縱放。恐其沿途滋事。再四思維。祇等惟有將拏獲此項普哈爾人二名。暫行寄禁。俟後遇便再為解送回國。

諭軍機大臣等。麟興榮全奏。送越界俄人出境及拏獲普哈爾夷人各摺。唐努烏梁海地方越界俄人。既經該總管等設法查辦。護送出境。交俄目收回。仍須防其復來。並著麟興等飭令該總管等隨時巡防。毋任再行越界滋事。所有此次出力之候補防禦瑪祿堪等三員。均著先行存記。另有勞績。彙案請獎。普哈爾

貿易夷人。迷失路徑。誤至烏城。既非奸細。不必寄禁。著麟興等
妥為撫恤。並咨詢俄國邊界官。如可由俄國遞回普哈爾之處。
即著設法送回該部落。以示羈縻。
榮全又奏。於閏四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
七年閏四月初三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查明誤擄諾海貿易牲畜等件。請飭
會商妥辦一摺等因。欽此。於五月初六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
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麟興等奏。請派大員會定界址一摺等因。欽此。伏思俄人素
性詭詐異常。無事生端。誠如

聖訓。得步即思進步。若不在外速了。誤擄牲畜一事。誠恐日久另

生別計圖賴。奎 即與本處將軍大臣等籌議。湊集賠價銀

兩。一面備辦公文。飛咨俄國西悉畢爾溫布克訥斯阿勒

瑪圖斜米等處庫必那圖爾。令其約地會辦此事。以期速

了此局。而杜俄人混牽圖賴之弊。並咨商布倫托海辦事

大臣等。一俟該辦事大臣李雲麟回文到日。相機籌商。斷

不敢拘泥誤事。致啟邊釁。現遵奉

諭旨。著奎 分定烏里雅蘇台邊卡界址。現與本處將軍大臣等商

辦。與俄人咨文約至邊界。會立鄂博界牌。分定界址。以肅

邊境。

榮全又奏。奴才現在與本處將軍大臣等籌議。先由烏垣庫存正項內撥借銀五千五百兩。奴才由俄國帶來正項捐輸銀七千零一兩二錢六分五釐。二共湊集銀一萬二千五百零一兩二錢六分五釐。遂備辦公文。咨行俄國西悉畢爾等處克納斯等。約地完辦上年棍噶札勒參誤擄該商人牲畜等事。且索倫等眾。不日即可行抵我境。布倫托海現又釀出事端。聽聞前運去糧石各物。大半皆被搶掠。約計該索倫等眾。總在數千人口之多。倘一時齊聚布倫托海等處。在在需銀籌濟口食。查烏垣等處庫存軍餉無多。若索倫等眾。長途攜男負女。奔回本地。反受飢寒。豈不負

我
天恩。或由戶部先行撥解銀二萬兩。抑或由就近省分迅速撥解。
一俟到日。除補還烏里雅蘇台庫款外。其餘以顧索倫等
衆目前急需。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籌辦誤擄牲畜情形。並請撥餉銀各一摺。
據稱棍噶扎勒參誤擄牲畜一事。業經會同麟興。錫丕勒多爾
濟。籌議賠償銀兩。備文飛咨俄人。約地會辦。咨商李雲麟等。未
據回覆等語。此事既據榮全等籌商辦理。自應迅速了結。免致
日久別滋事端。若待李雲麟咨覆到日。再行商辦。往返耽延。反
恐別生枝節。著榮全會同麟興。錫丕勒多爾濟。迅將此事辦結。

不可拘泥誤事。一面分定烏里雅蘇台邊卡界址。與俄人約至邊界。會立鄂博界牌。分定限址。以正疆界。榮全辦理俄人交涉事件。並安置索倫人眾。需項甚急。烏垣庫存短絀。著戶部趕緊由部庫撥銀二萬兩。解往綏遠城。即由德勒克多爾濟等派員解往烏里雅蘇台。交榮全分別動用。以濟要需。

庫倫辦事大臣張廷岳。阿爾塔什達奏。奴才張廷岳於閏四月十五日起程。二十日馳抵烏雅拉噶卡倫。二十一日。帶同印房部院筆帖式熙謙。蒙古七品官巴揚呼都克猛克及管理卡倫札薩克車林敦都布等。並畫匠一名。由烏雅拉噶。至阿爾哈當蘇河匯流之楚庫河南岸。查看俄羅斯

種地芨草之西北角岸上。有鄂博二座。東西斜峙。鄂博少東。俄人編木為柵。沿山為界。即由交界舊路。登山向南行走。約八里許。按交界舊路。應轉而向東。俄人則由此處向南砍樹標記。另帶同筆帖式等循其砍樹為標之路。率皆山梁。倏東倏西。或由山頂之中。或偏峻嶺之隅。總視其高峻陡險。難以登陟之處。曲折標記為路。窺其用心。亦良苦矣。遂攀援魚貫。入樹穿林。繞越前進。數其砍樹標記。塗以黑墨硃油。並細勘其所謂舊路蹤跡。在山四日。始將俄人所標記之哈拉圖達巴罕。伯里業達巴罕。奔布格爾山。哈拉扎查爾瑪噶克沁扎羅蓋等處。盡行履勘。直至庫克陡

起河。與阿魯哈當蘇河匯流轉入東北入山。又匯入楚庫河之處。即俄人由此渡河回國之地為止。統計其標記之樹。二千九百六十餘株。意圖侵占之地。寬約十八里有奇。長約八十餘里。仍由此路回至喀克沁托羅蓋迤北之哈拉扎查爾瑪地方。即俄人用木圍小樹一株堆鄂博處。其所堆之鄂博。上年冬令。已被大雪壓倒。僅存其跡。此俄人砍樹標記。將空金地方包羅在內之實在情形也。卡倫兵丁引路由此就近回卡。見沿途樹木。有舊跡者甚多。環山舊路。亦甚紛歧。當向扎薩克及卡倫官兵查詢。據稱每年按季會哨巡查鄂博。及捕打進

貢貂處。是以小路疊年加增。至樹上舊跡。皆恐大雪封山。迷失路途。尋此舊跡行走。即可出山等語。遂於二十五日申刻。回至烏雅拉噶。五月初四日。回庫倫接印任事。趕緊繪畫地圖。因思二十二日在伯里葉達巴罕之北。由俄人砍樹之路。向南查勘。忽入大路。東西相通。詢係由烏雅拉噶卡倫赴明几卡倫之官道。俄人則由此又砍樹向南。此處竟成十字道路。若照依俄人砍樹標記為界。將來巡查卡倫。及此而止。無路可通矣。即此官道。並環山小路。以及處處樹上舊跡而論。並不止俄人砍樹標記界內。有路有記。此共知共見之事。且由烏雅拉噶卡倫至明几卡倫。相距

百餘里。每卡倫官兵。不過三十名。以無多之官兵。巡查百餘里之深山邃谷。卽令梭織不斷。亦難免有顧此失彼之虞。況俄人狡詐性成。難保其平日不渡河而南。冥訪窮搜。豫爲今日地步。再阿魯哈當蘇河匯入楚庫河。岸之以北爲俄羅斯。岸之以南爲中國。現在俄人種地艾草之地。又在河之南岸。已與靠山順水之義。不甚符合。設令此種地艾草之處。東西南三面交界。俱有鄂博。俄人窺伺之意。何由而生。今止西界河岸上有鄂博二處。而東界南界。並無鄂博。兼之山內產有金砂。俄人惟利是圖。此覬覦之心所由生也。奴等將俄人砍樹標記之路。周歷履勘。平心查看。

皆在嘉慶二十三年俄人所畫手印地圖紅色之內。其爲
中國之地。似無疑義。已繪圖貼說。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查核。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本年五月間。
由俄國繙譯官柏林。文到伊犁索倫總管德勤副管博清
阿。遞寄清文稟摺各稟。臣等當飭譯出漢文。公同查閱。據
德勤稟稱。伊城失守後。參贊榮全。聚集索倫愛曼等眾。保
護霍爾果斯等城。領隊霍伽布。佐領圖克強阿等。擋地糾
合蒙古官兵。各帶戶口。西入俄羅斯境。德勤帶領窮困官

兵戶口。駐紮俄羅斯圖爾根地方。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與賊大戰。受傷被擒。全家盡陷。嗣因回民與塔蘭齊回匪互相爭鬬。乘閒逃出。仍聚集散眾。同赴俄境。其時榮全豫備銀三萬兩。將各路難民。向玉爾雅爾等處那移圖爾根處。並未給過一文。現聚人口四百有餘。耕田養命。無力那移。可否借取銀兩。以廣聲威。而守地方等語。據博清阿摺稱。逆回猖獗。連陷各城。索倫愛曼等官兵。與賊轉戰。暫得保守。五年三月。領隊大臣霍伽布。總管圖瓦強阿。凡有牲畜馬匹之官兵。攜帶男婦二千五百餘名。全行逃走。嗣於七月驍騎校那遜棠庫。亦攜帶四百餘人逃走。逆匪突

入受叟。被殺被擄者不下三千餘人。博清阿僅餘馬卒十餘名。俄兵五十餘名。三次衝入賊營。奪取七百餘口。嗣有由賊中逃出者一千三百餘口。先後駐紮俄羅斯圖爾根等處防守。向俄羅斯借種餬口。並移牛隻耕田度命。數月前聞署伊犂將軍榮全。來至斜米地方。撥銀二萬五千兩。交總管圖瓦強阿帶去。收攬被難兵民。圖瓦強阿承領後。將銀付與喀帕兒之俄羅斯庫內收存。並未放給逃散戶口。博清阿親往祈救。圖瓦強阿並無救濟之意。是以無法。前赴阿拉瑪圖與固畢那圖爾商借銀粟盤費。旋據領隊霍伽布。飭令移至喀帕拉地方。發給銀兩。奔喀帕兒與吐

呼魯克相隔十餘日路程。雖欲移過山嶺。因衣食俱無。難
以挪動。博清阿散出將及三年。無日不思圖報。此閒大小
一千三百餘口。並無異心。與賊不共戴天。俟救兵一到。拾
身助勦。雖窮困至極。斷不肯投身異國。負主辱宗。現在逃
回與塔蘭齊回民不睦。自相殘害。若大兵乘機進勦。則伊
城立時可復。博清阿帶領一千三百餘人。把守圖爾根地
方。若一挪移。深恐與賊開路。再駐紮圖庵魯克之難民。皆
台吉鐵色克接濟鹽貲。其人忠直純篤。衆情推服。懇請
恩施鼓勵各等因。臣等察度情形。所請轉奏各節。大抵係因困處
圖爾根地方。希圖接濟銀兩起見。惟查同治五年八月。據

榮全奏稱○前往俄國催調官兵○風聞索倫總管德勤○聚集

營兵數百名○會商隨順逆回之事○領隊霍伽布○面見德勤○

善言開導○令其會同東四旗官兵○前往圖爾根固守○德勤

陽奉陰違○前飭調車吉一帶官兵○會議擇地紮營○該總管

推病不來○是以圖爾根紮營○竟成畫餅○並於六年正月具

奏摺內○鈔錄德勤信函○內稱叅贊寬恕我罪○支給糧餉○我

等迷罪現醒○願留此軀○以為報恩復讐之地○又於六年四

月○據霍伽布懇請轉奏摺內○據副管博清阿來信○云上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賊眾數千○將總管德勤奪住偏和○殺死

旗民無數○僅餘一千餘人○駐紮俄營等語○是德勤原係與

賊戰敗受傷成擒。其是否被脅於先。歸正於後。無從懸揣。
至德勤所稱圖爾根難民。並未給過一文。榮全奉
旨收攬難民。其必廣為招撫。何獨於圖爾根一帶置之度外。殊不
可解。又博清阿所稱帶領一千三百餘人。把守圖爾根地
方。亦未給過餉銀。不得已與俄官商借銀兩。並有台吉鐵
色克接濟盤費。懇請獎勵等情。不就近稟商榮全。輒請臣
衙門代奏。其中均難保無別故。相應請
旨飭下署伊犁將軍榮全。將德勤。博清阿。所請借助餉銀。獎賞台
吉。並歷敘留守俄境各情。逐一秉公查覈覆奏。該總管等
現駐圖爾根地方。於防勦機宜。能否得力。並請

飭下榮全一併酌辦○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正繕摺間○臣衙門又接到榮全來函○內稱喀帕兒俄庫所存軍餉○庫必那圖爾僅發給銀五千兩○此乃索倫等衆起行急需○俄官如此勒掯○實出意外○現又與俄官催要銀兩○着索倫領隊霍伽布○催令索倫等衆趕緊起行○可否照會俄國公使○一體催辦○又稱前任總管德勒前行未改○煽惑人心○並鈔錄領隊霍伽布咨文○內稱防禦額爾德恩圖○不遵調遣○與德勒句串○編造謠言○廣行煽惑○佐領德勒○防禦額爾德恩圖○馬甲伊勒哈春鮮隆果勒善○

結為羽翼。倚靠俄人詭詐之術。央求行文總理衙門。先占地步。飾詞聳聽。並據庫必那圖爾霍伽布文稱。圖爾根地方居駐德勤。曾借我處三百車爾特食糧。三百錢帖五十隻牛。欲在此種地。以待大兵。因此不能那動等語。臣等查德勤所請轉奏各情。本屬可疑。惟恐其為俄人籠絡。是以

請

旨飭下榮全確查。並將支借餉銀。可資調遣之處。相機覈辦。今據榮全所稱德勤前行未改。煽惑衆心。倚仗俄人詭詐。首鼠兩端。是俄官之勒措餉銀。未必非德勤隱為指使。誠恐給予餉銀之後。尚未必能遵飭那移。應仍請

飭榮全不動聲色。密為訪察實跡。如有前項情弊。奏明懲辦。至博
清阿平素是否與德勤朋比。抑係實心圖報。臣等亦難懸
揣。應請
飭榮全一併查明覈辦。至俄國現存銀兩。應由臣衙門再行照會
該使臣倭良嘎哩。轉為行文。迅即撥發。合併陳明。
御批。依議。
乙卯。禮部奏。准朝鮮國王李熙特遣齎奏官李建昇齎到
奏本一道。臣等公閱原奏。係因本年三月間美國兵船停
泊該國。索還向年被陽羈留洋人。又四月間俄國人登陸
濫掘。並墮損該國興宣大院君父母墳山等情。具奏前來。

又遣齎咨官吳慶錫齎到咨文一件○臣等查閱原咨○所稱俄美兩國在彼滋擾各節○與原奏大略相同○並據咨稱該國匪民崔善一等七名○交通洋人○現逃往江蘇山東等處地方○懇請緝獲解送該國各等語○乞臣部照驗轉奏等因○臣等不敢壅於

上聞○謹照例鈔錄原奏○並鈔錄原咨○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國王李㷩奏○同治七年三月二十日○平安道觀察使朴珪壽○黃海道觀察使曹錫輿○鱗次馳報○備三和府使李

基祖。長連縣監朴鼎和等呈稱。本月十八日。有云美國水師副將官費米日。駕火輪船。來泊平安黃海兩道分界海中。委員問情。拒而不受。仍求交還向年坡陽省羈留四人。此事實由登州人于文泰。本國人金子平。搆虛做謊。而地方官等。以已經咨覆禮部之意。反覆開示。猶復碇留不去。閏月相持。嗣於四月二十日。公忠道觀察使閔致庠馳報。備洪州牧使韓應弼。德山郡守李種信等呈稱。本月十八日。又有異船一艘。來泊於洪州牧外洋。就中數百人。到德山郡浦口。猝地登陸。搶掠軍器。直向郡北伽倻山所在臣之私親興宣大院君昰應。父母墳山。恣行墮損。及官軍趕

逐。始乃遁去。臣猝聞此報。震驚憤惋。罔知攸居。嗣於同月

二十三日。京畿觀察使李宜翼馳報。備永宗鎮僉使申孝

哲呈稱。洪州所泊異樣船。轉泊於該鎮後洋。自稱亞里苹

船。再肆猖獗。被兵弁防堵。帶創而回。事在本月二十四日。

而美國船碇留西海者。亦於二十五日回去等因。小邦自

祖先以來。凡有海外異國商船之漂到。救恤資送。自有成

憲。未嘗或忽於遭難瀕危之殘命。正所以仰體

天朝庇覆懷綏之

威德也。近年洋舶蹤由。雖與漂船有異。亦以待漂船之例待之矣。

其侵肆憑陵之習。愈往愈甚。必欲搆釁。遂至於此。誠莫曉

其指意之攸在也。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陳洋夷情形事。同治七年三月二十日。平安道觀察使朴珪壽。黃海道觀察使曹錫輿。鱗次馳報。備三和府使李基祖。長連縣監朴鼎和等呈稱。本月十八日。有異國三桅大船。來泊長連三和兩邑分界港口。云是美國火輪兵船。水師副將官費米日投照會文字。求層層轄達。文稱丙寅年七月。美國商船至平安河下流。遭不法之徒。將人兇殺。前二年美國兵船。來至平洋河南。查訪其事。所行之文。因貴國官不覆。未得確信。嗣後美國舟師提督

新聞一信云。該船人尚有數名未覓。因執下獄。故特派本副將來至此處。討索在獄之人。務須完全交於船上。切望大君王揀派人員。前來會議。辦理此事。又稱儻若事未完結。強致空回。該副將度定夏月之間。上司必領其督理之兵船俱來。以務此事。又稱和睦辦事。不令一人受害等語。地方官將已經回覆禮部咨。及丙寅冬未及備之咨書。並為送示。仍言所求轉達文字。係非國書。邊臣不敢輕遞上。雖自王朝派員前來辦理。更無加詳於此。為辭矣。蓋伊夷之又來滋擾。專由於于文泰金子平撒謊搆疑。而近於黃海道長淵府陸島地方。拏獲所謂金子平者。卽該島居

住八十老詆也。帶往美船所碇處。使之對證。則帶水人于文泰初不來到。船中洋人皆曰不曾識面。于平則曰前二年美國船來到陸島時。隨問情官人入去。與文泰相面而已。四人羈留之說。初無所聞。何以傳之云然。渠若不言。文泰從何得聞。白地說空。起釁邊境。一直抵賴。自干國紀。亟施梟警。以示彼人。仍說文泰于平荒誕無實之狀。已具覆禮部。則彼人輒稱于文泰未知何人。

北京禮部吾等沒相干。竊計年前平壤所燒之舶。尊由自作。怨無所歸。該國擬查根由。來探事狀。誤聞風傳。疑有羈留。並無足致怪。但怪既煩總理衙門致有禮部轉咨。理合遲

待回覆。照詳事實。因何不究源委。徑先駛來。及其憑看據

實文字之後。又不能挐照領會。豁開疑實。辨明之說。沮格

不入。侮慢之語。轉見無理。殆若不知有美國照會。禮部行

咨之事。徒憑傳聞。故尋事端。所駕者兵船也。所裝者戎器

也。其所云意在和睦者。有難信之。計其始來首尾一月有

餘。到四月二十四日。向西駛去。此西海美船來去之情形

也。又於四月二十日。據公忠道觀察使閔致庠馳啓。本月

十八日。異樣船一艘。來泊洪州牧外洋。就中數百人。到德

山郡浦口。自稱俄羅斯人。猝地登陸。打破官廨。搶取軍器。

直向郡北伽倻山所在當職私覩興宣大院君親山。恣行

墮損。勢將不測。被官兵趕逐。始乃逃去矣。當職聞報。震懍
痛恨靡居。未幾伊船又抵京畿永宗鎮後洋。投送一書。自
稱亞里斧水師督。語極悖嫚。該鎮將嚴辭斥之。二十五日。
該夷又為登陸猖獗。被該鎮防堵。帶創而回。此南沿番船
侵軼之情形也。敝邦凡於外國漂船之來到。救恤資送。自
有成憲。邇來洋船之出沒蹤跡。雖與漂船有異。亦復照例
優待。正所以仰體
大邦懷綏遠人之
德意也。乃其侵肆憑陵之習。愈往愈甚。自茲以往。斷不當如前優
容之意。君臣上下。已有所講定者。大抵小邦之於西洋諸

國。無論美利堅俄羅斯處在各天。隔以重瀛。聲聞不及。肥脊無關。而殊俗難化。異類無狀。公肆擾聒。輒來窺覘者有之。本無讎怨。必欲搆釁者有之。展轉疑激。致有今日。究其因由。必有小邦奸類。糾結慫慂。查於本年四月。緝捕邪黨張致善供稱本國匪民崔善一。金學伊。沈順汝。李聖集。李聖儀。朴福汝。宋雲五等七人。交通洋人。渡海攔入。現住江蘇上海縣。山東煙臺口地方。前後洋船之擾。皆此輩所醞釀招誘而成之。屢加盤覈。儘有形跡。彼洋之招亡納叛。已極叵測。此奸之背國造亂。豈非絕憤。竊自念小邦比年以來。鋤治邪黨。務破根窩。餘醜漏網。逃匿無所。或者潛結外

宄。竄入內地。如崔善一輩。難保其必無也。從前投進人口。

雖係無情迷走。輒蒙捕獲發回。矧此兇徒邪類。豈容逃命

偷脫。其在王法。不宜倖逭。而在小邦。亦可以仗

皇靈而申國憲。惟我

大朝之於小邦。覆庇之。惻怛之。凡有控訴。靡不

曲循。今於有事之日。若徒懷怵畏。自阻於聽卑之

天。不有其負於

皇上字小之恩也。玆將前後事情。謹此具奏。厥畏之極。不敢張皇。

另行咨申。備詳衷私。煩乞轉達

天陛。美國兵船。聽虛枉不根之言。頻復往來。轉咨總理衙門。作何

辦理。明諭開釋。飭下各該督撫。將上海縣煙臺口等地。所
住朝鮮匪民崔善一等七人。並緝捕解送。亦望徧飭關口
防汎。儻有敝邦人口。越界潛逃者。著即查拏押付。以為清
疆域絕亂萌之地。不勝區區祈懇之至。
己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朝鮮國王李㷩遣官賫
奏。並咨請禮部轉奏一摺。於本年六月初九日。軍機大臣
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美國船在朝鮮閣淺。是否有洋人
被留。先於本年二月間。奏請
飭下禮部。轉咨朝鮮國王自行查明酌覈。旋准禮部轉據朝鮮國

王咨稱。平壤江兩枝桅船閣淺。不是本國枉害遠客之事
情。美國使臣。尚未詳悉。所稱羈留四人。俱屬烏有等語。當
經臣等據情函致美國使臣衛廉士。並英國使臣阿禮國
查照在案。茲朝鮮國王奏。美國水師副將駕駛兵船停泊。
索還被留四人。又有異船一隻。登陸搶掠。被兵弁防堵。帶
創而回。美國兵船亦即啟碇。果如所述。美國不察事之虛
實。竟欲藉勢憑陵。現時兵船雖已駛回。難保其不違橫再
往。第朝鮮本無羈留美國商人情事。臣等業已致函代為
解釋。該使臣並無別說。其該使臣曾否轉達本國。臣等無
從得知。此次水師副將兵船。是否由伊本國派來。亦屬無

從查考。至朝鮮國匪民崔善一等七人。捏言構釁。亟應查拏究辦。但恐潛匿洋館。或私逃外境。一時購緝為難。若如所奏。現住江蘇上海。山東煙臺。係屬內地。應請飭下禮部。行文江蘇山東各督撫。轉飭所屬。密行查訪朝鮮匪人崔善一等七人。如在民間潛匿。即行拏獲解送。俾該國王自行懲辦。以期弭患未萌。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查前接兩江督臣曾國藩。咨送上海同文館學生附生嚴良勳等五名。到臣衙門。經臣等詳加考試。該生等兼習西文。學有成效。均堪造就。當經奏請獎勵。分

別給予職銜在案。核據嚴良勳呈稱親老家寒終鮮兄弟。
懇請仍回本省就近效用。臣等察其情詞出於至誠。自應
准其回籍。除告假之王文秀一名。飭俟假滿仍回京肄業
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癸亥。吉林將軍富明阿。副都統毓福奏。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同治七年閏四月十七日。奉
上諭。富明阿奏。俄界匪人。聚眾攻殺俄兵。現飭副都統赴琿春會
商俄官勒辦一摺等因。欽此。奴才等當即檄令續派副都統銜記
名協領花翎佐領全福。剋即帶兵馳赴琿春。歸副都統烏

勒興阿調遣。以備策應。並咨照副都統烏勒興阿務須恪

遵

諭旨。慎守邊隘。毋任匪徒乘隙闌入。該匪被俄兵擊敗。逃入甯古塔琿春境界。即將所部官兵分飭堵禦。毋留餘孽。向俄官晤商時。總以同治三年間俄人招集遊民。在海沿依力河地方。聚眾淘金之匪。散後久在俄界潛跡。再烏蘇里一帶。劃在俄界。原有野居民人。該夷容留未逐等詞。明白分晰。據理剖辨。仍須暗中留意。查其動作。與之和衷商議。將前竄流採之人辨認明晰。分別帶回。行令妥辦去後。續於五月初四日。據副都統烏勒興阿咨報。該副都統於閏四月

二十七日○訂期前往長嶺俄卡會晤○俄官未來○是以暫回琿春○旋於二十八日午刻○據琿春二道河卡官○送到摩爾崴俄官照會一紙○內稱本月二十日○該俄官出派官兵○向草豐地方○打殺匪類百餘名○其餘各處亂黨○咸敗向塔界逃竄○因念兩國和好○急速通寄等情○當即照覆該俄官定於五月初二日前來○一準會面○查其照會○內有草豐字樣○揆其大概○必係紋芬○該匪等既被俄人勦敗○又知大兵駐紮琿春○難免不無西竄○當即分派統領全福○營總瑚圖哩等○帶領官兵○即馳赴塔界薩奇庫卡迤北一帶截勦○復添協領莫爾根等○馳赴穆楞河隘口○躧探截擊○續據統領全

福稟報。在青溝子口拏獲由山東竄出之民姜石嶺等五名。就近解送副都統烏勒興阿行轅審辦。奴才等當行令烏勒興阿。遇界親赴摩濶崴。找向俄酋。和衷議辦。茲據報稱於二十日在俄界罕奇地方。與俄官梅楞章京伊謙克等二名會晤。面向理論。逐層剖辦。此項匪人。即係同治三年貴國容留在伙力河淘金之人。今既滋事。所有被擊逃出者。我兵務必截殺淨盡。當將拘禁水牢漁採七十餘人。均係沿海謀食旗民。並非滋事匪犯。兩國既稱和好。應令概明悉數領回。隨與俄官會議現辦五件。飭令該俄官攜回商酌。該夷首允否候覆。開。又據報稱。五月二十五日。據瑚

圖哩報稱哨探官花翎前鋒慶順等探報由東山俄界雙
城子一帶竄來賊匪六七十名瑚圖哩當即馳往迎擊至
穆楞河該匪列隊我兵奮勇迎敵斃賊眾五十餘名生擒
匪首石才宋俊許元豐等三名餘匪三四名匿入深林藍
翎防禦委參領英祿帶兵搜獲藏匿匪首李馨得蒲行舟
及形跡可疑之犯鄭文等六名壓解行營覆訊匪首石才
宋俊傷重斃命李馨得等四名送赴審辦等情先行飛報
前來奴才等接閱之下覆覈無異除匪犯李馨得等四名解
到烏勒興阿行營連統領全福拏獲姜石嶺等五名研訊
辦理及俄酋如何回覆水牢所禁漁採旗民七十餘人是

否放回之處。統俟烏勒興阿報到時。再另行奏報。仍檄令該副都統督飭統領各官。上緊嚴緝逃竄餘匪。務期盡絕根株。不准稍留餘孽。以致滋蔓難圖。所有據報會晤俄酋會議五件、以及烏蘇里界。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富明阿等奏截勦竄匪獲勝。並與俄國會議情形一摺。俄界空金匪人滋事。竄入甯古塔界。經富明阿派兵迎勦。將匪黨殲戮殆盡。並生擒匪首石才等三名。在逃餘匪雖僅止三四名。匿入深林。難保不餘燼復燃。著富明阿等即飭令派出官兵。實力搜捕。不准一名漏網。以清邊境。烏勒興阿現赴摩

歲地方與俄官辯論邊境交涉事務並會議現辦事宜五條尚屬妥協著俟俄人聲復後奏明辦理所有此次勦匪出力之官弁兵丁准其俟邊界會議事竣餘匪勦辦肅清後彙案保獎所陳分界圖說一件留中備覽

烏勒興阿與俄官會議五件

一件現在滋事之惡匪等即係同治三年間貴界招留在依力河淘金之民前據貴界官來咨公同驅散仍在俄界藏匿貴國並未驅逐淨盡所致茲又在海島淘金彼此漁利致啟釁端竟致戰鬬殺戮似此惡匪理宜由貴國勦滅淨盡儻有被勦逃至本境被我兵緝獲必解貴界眼同正

法。以示餘匪。貴國茲將雅蘭城即蘇城等處之民。善為招

留。日後儻生是非。斷不准又為我國自去之民。

一件貴國將中國旗民監禁七十餘人。茲既會面。此內如

有淘金者。即解至交界處所。訊明取供正法。儻係我國在

沿海一帶採取海菜海參等物漁獵旗民人等。仍照和約。

着該官認明帶回。

一件甯古塔琿春三姓等處所居之旗民。由來均衍東南

山海度日。嗣後仍准中國人在貴國界內照常漁獵。方符

原定和約。由本處於該漁獵人等每人發給執照一張。由

貴處另給俄照一張。添蓋鈐記。以便各遵定章。前往漁採。

儻有事故。驗明執照。以辨賢愚。若無執照。即係貴國招留之民也。

一件。由海躲回之旗人青順等。經過貴界二道溝地方。被貴國之兵立將青順用槍打傷。嗣將旗人諾敏獲去。茲青順抵家。取有供招。查諾敏等皆係海內黃島地方漁採海菜之人。並非淘金人。宜將諾敏等交回。

一件。長嶺子北水向北流者。即係中華所屬。茲貴國之人。在碾子山後坡堆積木料。意欲建造房屋。查原定和約內。不准越界蓋房等語。實與和約不符。即令禁止。

七月。丙子。山海關副都統長善奏。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有

西駛來洋船一隻○停泊老龍頭海口○洋人登岸四名○進城來署拜見○　奴才接談之項○詢知英國兵船○特赴天津助勦捻逆○因賊蹤遠竄○現自天津赴牛莊○過此小泊○秋間尚欲赴煙臺○仍回天津○由津歸滬○內一名士都克斯○係英國水師提督○一名法能○一名安伯喇○一名立登○均係兵官○禮貌甚屬恭順○並邀　奴才到伊兵船觀礮○　奴才因思該洋人素性堅執○既已相約○礙難推辭○當於二十四日巳刻○　奴才即赴老龍頭海口○有伊小撥船迎護○登彼兵船○洋人羅列酒果款待○並操演兵丁大礮○與　奴才閱看○約有兩時之久○復將　奴才護送登岸○其兵船即於是日申刻○向東南駛去○諸稱安靜○

御批。知道了。

癸未。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奴才道奉

諭旨。著與俄人會分烏垣所屬地方界址。並堆壘鄂博建立界牌等因。欽此。前據喝扎勒參誤犒俄商牲畜一案。奴才不能分身。遂委熟悉俄人情形章京等。前往科米等處。完辦此案。並有各國事務衙門送到

恩賞伊犁匡蘇勒官巴巴勒闊傳寶星。著與阿勒瑪圖俄商科孜呢色傳。賞賚花紅扁額。奴才業已備辦妥協。以及採辦各項賞需。補賠銀兩。定於六月十八九等日。令該員等由烏城起行前往。接准偵探布倫托海近來情形。變民肆行劫搶。

該章京等前往俄國○攜帶軍餉賞需一萬數千兩之多○又
有
恩賞俄官寶星○途次儻有疏虞○所關匪輕○留該員等候信○俟探聽
的確○即著該章京等前往斜米等處○完辦此事○
御批○依議○該衙門知道○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本年四月間○
以西疆毗連俄境○應按照同治三年勘分界址建立界牌
鄂博○奏奉
諭旨○著奎昌等速即查明辦理○復於閏四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烏里雅蘇台地方○著派榮全○科布多地方○著派奎昌○布倫托

海地方。著派李雲麟。各於應行建立界牌鄂博之處。會同俄國
分界官員。詳慎妥辦。以期早日了結等因。欽此。現在李雲麟因
崇革職。奉
旨布倫托海辦事大臣著明瑞補授。兼管塔爾巴哈台事務。欽此。
所有布倫托海分界事宜。應請
旨改派明瑞接辦。以昭慎重。惟臣衙門於六月十九日。接據布倫
托海大臣文稱。該處現籌勦賊。萬難再辦分界。烏科兩城。
均平靜無事。可以先行建立。又於六月二十六日。據科布
多大臣文稱。按照輿圖。自烏梁海遊牧內之烏柯克卡倫
迤西。均應由布倫托海大臣建立。自烏柯克卡倫迤東。至

索果克。係屬科城建立。現布倫托海民人變亂。不能兼辦。
似宜由烏科兩城先行建立。可否仍照原議條約。自西而
東。抑或權今時勢。由東及西各等語。均經臣衙門以奉
旨特派各城大臣辦理事件。臣衙門未便專擅懸斷咨覆在案。茲
於七月初一日。復接據定邊將軍文稱。分界條約。僅有伊
塔烏科四城。並未有布倫托海。前因塔城未復。瑪呢圖噶
圖爾幹西南一帶立界之事。無人經理。是以列入布倫托
海之名。若云烏梁海遊牧內之烏柯克卡倫迤西。均應由
布倫托海立界。似有未妥。緣烏柯克卡倫至霍呢邁拉扈。
均係科城所屬。俄人之所素知。今云係布倫托海所屬。俄

人萬不肯聽。至言權今時勢。由東而西。實係顯背和約。此事除照原約辦理外。萬無別法等因前來。臣等查本年閏四月間。准定邊將軍來文。內稱上年會立界牌。俄官臨期不至。以致中止。曾經臣衙門給與俄使照會。務令立界官員。如期前往。旋據覆稱。遵即轉行該國查照辦理。令布倫托海大臣。欲令烏科兩城先辦。而科布多大臣。將烏柯克卡倫迤西。屬於布倫托海。據原議條約自西而東一語。欲令布倫托海大臣先辦。定邊將軍又以立界之事。自應照原議由西而東。而烏柯克卡倫。係科布多所屬。仍令科布多大臣先辦。往返咨商。迄無定議。似此互相推諉。日久稽

廷。適令該國得以藉詞。而於邊界毫無裨益。臣等竊思布
倫托海現辦勦賊之事。勢難兼顧。其安靜無事之區。自可
仍行舉辦。惟臣等究難懸斷。而事關中外分界要務。界址
一日不清。即邊防一日不固。應請
飭下各將軍大臣。欽遵前奉
諭旨。查照和約。體察情形。妥速籌商。和衷辦理。毋再遷延。庶分界
及早告蕆。而邊患自弭矣。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改派西疆分界大臣。並
請飭催將分界事宜迅速舉辦一摺。布倫托海分界事宜。前有
旨派李雲麟辦理。該員現已革職。所有布城分界事宜。著改派

明瑞接辦。新疆毗連俄境。分定界址。應建界牌鄂博等事。關繫極為緊要。宜如何迅籌舉辦。乃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欲令烏科兩城先辦。而科布多參贊大臣。將烏柯克卡倫迤西。屬於布倫托海。據原議條約自西而東一語。欲令布倫托海先辦。烏理雅蘇台將軍。又以立界之事。自應照原議自西而東。而烏柯克卡倫。係科布多所屬。仍欲令科布多先辦。彼此互相推諉。不知是何居心。儻再任意延宕。貽誤事機。該大臣等其能當此重咎耶。著榮全。奎昌。明瑞。懍遵前旨。各於建立界牌鄂博之處。會同俄國分界官員。詳慎妥辦。速為了結。麟興身任將軍。於地方緊要事件。尤不可畏難苟安。一意推諉。有負委任。布倫托海雖有勦

匪事宜。亦不可置分界為緩圖。一味顢頇。致滋貽誤。明瑤即當

斟酌情形。會商麟興。榮全。奎昌。剋期辦理。毋得遷延干咎。原摺

均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回國。據該國新

派使臣充維度。呈遞 臣 衙門照會。內稱現膺本國簡命。出

使中華。總理本國一切事件等因。理合附片奏

聞。

御批。知道了。

丙戌。江蘇巡撫丁日昌奏。臣 在蘇藩司任內。接通商大臣

曾國藩文開。同治六年九月二十日。欽奉

上諭。着派丁日昌將上年與義大利亞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欽此。遵即馳赴上海。將奉發條約。訂期互換。適因該使臣駱通恩。漏未攜帶原約。經臣變通酌辦。另立憑單。先將用寶條約。與之互換。所附洋文條約。暫為拆下。留在蘇松太道衙門。限該使於六箇月內。將原約取到上海。交蘇松太道查對明確。即由該道與之補換。詳經前署撫臣郭柏蔭。於奏報事竣摺內。聲明在案。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據義國領事官霍錦士申陳。奉本國駱使臣劄開。上年漏齎原約。已由本國寄到。申請互換。並據聲稱駱使臣遠在日本。該領事申請如何辦理。臣查道員本與領事平行。自可由上海道與

之補換。惟此項條約。上年原限六箇月取到。現在因何逾期。未據聲明。飭行蘇松太道查覆。旋據應寶時稟覆。轉據霍錦士覆稱。條約到上海時。本未逾限。因駐使臣適在日本有事。往返商候。是以稍遲。臣念其遲延尚屬有因。且為日無幾。即飭蘇松太道應寶時查照上年所立憑單。就近補換。以廣

聖朝懷柔之德。茲據應寶時稟報。義國領事霍錦士。副領事葛治邀同法國總領事白來尼。副領事狄隆。於六月初八日。同至上海道署。出視條約。確係五年九月所定漢洋文原本。印押均齊。該道因將去年留下洋文條約。與之互換。並照

章情以酒食。該領事霍錦士等。無不感戴
皇仁。歡欣鼓舞。惟洋文內譯對有繕寫舛錯數處。雖該領事霍錦士自認錯誤。仍恐空言無據。經該道與白來尼霍錦士。三面議立憑單。以免日後翻異。該道於精密之中。能寓權變之義。辦理尚為妥協。該將換到條約。及另立憑單。委員齎送前來。伏查歷辦換約成案。係將條約稅則正副本校對無訛。照錄一分。送由通商衙門。發交關道照錄刊刻。惟上年換到正副各本。先由前署撫臣郭柏蔭咨達總理衙門存查。此次應將補換原本。由 臣照錄漢文一分。咨請總理衙門。將上年送存正副各本校對準確。遞寄到蘇。再行發

刊○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寅○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同治四年○經前任伊犁將軍明緒○因總管德勤○縱容官兵○革去總管○即將總管之缺補放瓦強阿○後因錫伯營官兵潰散○索倫營兵丁○亦皆回歸本營○經伊犁將軍○著領隊霍伽布○總管瓦強阿等○馳往該營○開導兵丁○趕往大城堵賊○該領隊等行抵車吉○德勤正在該處○會同不肖官兵○與賊通信約和○將霍伽布○瓦強阿○用棍棒險些打斃○幸內有遵法官兵護救○該領隊等奔至霍城養傷○瓦強阿商同左翼四旗官

兵○那彥圖爾根河迤西駐紮○車吉奇罕○薩瑪勒○圖爾根四

旗○原係右翼均聽從德勒煽惑○與逆回句通○後拏由斜米

回至圖庵魯克○霍伽布爾信○攜印由霍城奔往該處○拏遂

與德勒行文開導○令將車吉薩瑪勒奇罕○三牛录春口官

兵○移居圖爾根一處○續派章京薩碧屯等○前往圖爾根面

告德勒○趕緊在圖爾根河迤西紮營○收攬逃亡被脅人眾○

相機進勦○多半官兵○尚有回心轉意○德勒仍以巧言詭計○

惑亂右翼兵心○博清阿將在賊營未回○賊目不時前來圖

爾根等處○與德勒等紛爭○德勒與左翼行文○膽敢用逆回

偽號小木鈴記○此文現存左翼○後左翼索倫等眾○恐德勒

會同賊匪蹤營○陸續奔往俄境○霍城失守○德勤等仍不時與逆回來往○追至五年十二月間○逆回數千餘衆○撲至車吉等處○右翼四旗官兵○紛紛逃亡○避至圖扈魯克等處○藉俄人袒護○上年奴才前往斜米脖○博清阿來至該處○奴才善言安慰○令回圖爾根面見德勤○令改前非○激勸官兵○趕往我境○不意回歸該處○復變其心○膽敢巧言飾詞○呈請代陳德勤所咨等情○實難憑信○其反復狡詐情形○殊堪痛恨○至哈薩克台吉鐵色克○前早經隨順俄人○奴才等作為不知○此次奴才在該台吉遊牧○帶領官兵○駐居數月○鐵色克雖歸服俄國○其心尚在兩歧○伊犁邊亂以來○每差往俄國員弁○必由

該台吉所屬之地經過。前將軍明緒以及奴才賞賚該台吉
銀兩物件。不下兩千兩之多。否則豈能聽從我使。今若明
降
諭旨獎勵鐵色克。反使俄人懷疑。獎賞一事。應毋庸議。再霍伽布
來咨。內稱業與圖邑魯克博清阿所管官兵俄鈔八百餘
張。牛一百零二隻。大半皆被雲騎尉希布昌阿。帶往圖爾
根。博清阿屢推馬匹疲弱。帶領十數家。奔往哈薩克遊牧。
其餘三百餘口。業已那移哈勒塔拉。霍伽布被阿勒瑪圖
庫必那圖爾調往。一俟面見該俄官。如何商酌發銀起行
之處。趕緊呈報等情。咨行前來。奴才當即差派四品頂戴花

翎顏外防禦烏雲泰。藍翎通事伊奇泰等。持文前往斜米。探聽索倫等眾起行各情。已於五月二十三日。由烏起程。計此際早抵斜米。惟前派辦事章京等。前往斜米辦理棍噶扎勒參擄俄商牲畜一案。正值定日起行。聞布倫托海變民驚亂。俟復探不至。阻滯中途。即令委員等馳往斜米等處。完結此案。並飭密訪德勤等近來情形。務現接奉總理衙門信函摺稾。並德勤等咨稾。謹詳細覆奏。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革員通匪等情一摺。已革伊犁總管德勤句通不肖官兵。毆傷領隊大臣霍伽布等。復與逆回句結為亂。實堪痛恨。該革員現與避難官兵居住圖邑魯克等處。性情反

覆雞州。榮全雖暫為羈縻。仍當密為防範。並查明實在情形。隨時具奏。棍噶札勒參誤擄俄商牲畜前案。業經榮全派員前往科米辦理。現值布倫托海變亂。道途恐有梗阻。仍着榮全添派妥員。設法探明道路。護送所帶銀兩。前往科米。早將此案辦結。

甲午。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臣於本年正月初五日。業將洋將日意格等。所購第一起機器到工。奏明在案。四月十六日。復由外國馬梨阿勒各三丁船。運到第二起機器。其中最鉅者為鐵廠水筒三口。每口各廣數十圍。高近一尋。輪船之水缸次之。餘為鐵廠一半器具。殊形詭狀。非安頓如法。關捩咸張。無從揮名指類。當時分派員紳

督率人夫。移頓二十餘日之久。始獲竣事。五月十九日。第三起機器。復由外國夾板船運到。船名曰法彼爾士。較第一二起之船大倍之。據日意格稱。中所載除鐵條七千四百二十九條。鐵片鐵釘大碱洋灰等項數百件不計外。凡為機器者五百六十有三。最重者二萬餘斤。餘或萬餘斤七八千斤。三四千斤不等。自五月末旬之初。勇丁數百人。揮汗炎風烈日之中。併力搬運。及今一月。尚未蕆事。六月十七日。第四起機器復到。船名曰汪德乃木。所載皆輪船機器。計重百有二萬四千八百斤。計件三萬五千有奇。當令拋泊江中。先將稍輕者用兵船剝載入廠。其餘重大者。

俟第三起搬竣。再行部署。而當時羅列岸旁。分頭起運者。則有曰安迷囉。係運花旗木板之船。有曰悅諾花思得。係運喼叻長短雜木之船。有曰西洞。係運船槽木料之船。外尚有臺灣運木運煤之船。廈門運甎之船。附近運沙運石運土之民船。分載竹梢插護江岸之小船。搬移杉木儲基各廠之排船。而木簰小舠不與焉。沿江埠頭。星羅棊布。無隙可容。故日役千夫。難以剋期告畢。論閩省夏秋之閒。颱颶常作。機器重船。皆涉數萬里而來。儻因風濤疏虞。停工待器。勢必遷延時日。今各起陸續到齊。但費安置之加。大廠一成。便可專心製造。故中外員匠。咸鼓舞赴功。以為鉅

工之成。愈有把握也。船塢地基舊坍之處。臣恐其復有橫決。自閏月朱旬之初。即派弁入山採伐竹簹數萬。分插沿江淺流處所。從前潮汐為西南風所激。洶湧塢前者。十減其四五。上流衝口前。擬巨艦載石。沈之水中。無如旋渦屈注。萬馬奔馳。千石之舟。無從下碇。現於水中樹木為欄。壘石為壩。力遏怒流。因江底泥弱石強。須漸實漸加。一時未能遽就。環塢長濠。當一律盡填。惟左近一帶。工作繁興。需土匪易。而小溝未竣。儻遇陰雨。無從疏洩。因於左側濠口當衝之處。先封塞以杜近患。再行施工。現在急流漸緩。果經秋颱安堵如故。潮頭盡折而西。以後水落霜寒。石塘方

可與役。此船塢地基之情形也。船廠以內。已成者曰轉鋸廠。安十五匹馬力水缸於中。中為鋸輪者三。一曰大直鋸。一曰小直鋸。一曰圓鋸。外為礪輪者一。為鑽機者一。為車床者二。為鉗床者三十有五。缸中湯氣既升。大小鐵輪。互相牽引。各機一時並發。雷動飆馳。除零星鈴鑒銼削不計外。尚有重機未曾排比妥貼者。難以枚舉。四起機器既齊。從前房屋。不足容之。復搭瓦房三十餘間。曰大機器之所。輪船水缸凹凸累砢。高若重樓。關竅相通。盈千累百。其已成者自外洋轉運。皆拆解而來。入廠後必費數月釘鈴紐合之工。方可適用。因於製作之處。建瓦亭一區。名曰水缸

之廠○外國鑄器○皆先有鐵模○始必刻木為範○不溢累黍○後乃搗炭和沙與土○即其空隙填之○脫胎而出○再灌鐵汁其開○鐵模乃就○刻模者以遲而成功○鑄模者以速而見效○遲速既殊○不得淆雜○於是分建二區○一曰木模之廠○一曰鑄鐵之廠○風雨鍼○寒暑表○皆輪船必需○其製法則鉤心鬭角○其器具或牛毛繭絲○當其游思無閒○炷於日光○則目神散○有所隔蔽○則目力窮○其造作之所○塞向闢牖○陰陽向背○調度必由洋人○長下業已完工○可以董率匠徒○排列鏤刻○因名之曰鐘表之廠○西人鏈鐵○小者需人力○大者賴懸機○懸機之器○或隆然而高○或呀然而深○重皆數千斤○森梃楹杯○

目前大廠未成。已須工作。非夏屋不能容。於是復有暫搭之鏇鐵廠。其與鐵廠鄰者曰銅廠。地雖稍狹。製亦如之。鐵銅水缸等廠。鎔鍊火爐甚夥。扇鞴為煩。西法取風地中。不勞人力。先周各廠甃甎為隧。斜引旁通。磐石蓋之。鋪土地平而翕張之。鐵機繫於鋸廠之方窖。氣輪一動。彈指間數百步外。爐火併熾。力倍風鞴。若是者名風洞。銅鐵重器。自彼移此。皆需百十人。因刱洩車以便挪動。然恐濕土埋輪。因處處削木為道。凸其兩旁。中平如砥。俾易推行。若是者名曰木轍。從前畫館之設。寄於棧房。現在堆積充牣。不能不別營一區。於是復有繪事之廠。采辦銅鐵煤炭木料石

灰繩纜等件。分道而來。連編累舸。量移上岸。非分儲之不可。而收積材木之地。非潮水可通。不但出運爲難。亦慮久而枯朽。於是塢外南側。既建一區曰廣儲之廠。又於塢北里許濱江淺港圍數百丈。以鱗疊巨材。上接山坳。駐兵守之。曰儲材之廠。廠內除轉移執事外。隨同洋人學習者。若鋸木之匠。造船之匠。冷鐵之匠。鑄鐵之匠。刻模之匠。鑄銅之匠。水缸之匠。反沙之匠。車床之匠。鉗床之匠。其因營造各廠而招者。若斲木之匠。版築之匠。鍍石之匠。攻皮之匠。共二三千人。五方雜處。漫無統紀。易滋事端。栖息無從。亦難號召。於是塢外復建二所居之。在左者曰東考工所。在

右者曰西考工所。皆以員紳統之。早出暮歸。乃無紊亂。據日意格前稱。華匠與洋匠器用不同。言語不通。事事隔閡。況素諳繩墨者。類皆中年以往。心氣耗散。往往不能探賾通微。請各廠分招十五以上。十八以下。有膂力悟性者。或十餘人。或數十人。俾易教導。名曰藝徒。現所招已及百餘。又不能無以鈐束之。於是復有藝圃之設。各廠事務猥煩。委派員紳近增至百餘。曉鐘出塲。躬率工作。指揮奔走。見星始歸。饋饍在道。每遇暴風驟雨。借蓋無從。不能不小築數間。以資憩息。於是復有塲內官廳之設。傭工雜作。是有健丁。日每八九百人。非以兵法部勒。則散而難稽。呼而不

應。於是每十人以什長一人束之。每五什長以隊長一人束之。特派勤能之武弁統焉。然必寢息有所。寵廟有所。稽查有所。因傍山結壘。略如營房。是爲健丁營之設。凡此者數月以來。已皆趕辦。計可先後告竣。其餘若鍊鐵爐瓶片之窰。燒煤骨之窰。煅蜃灰之窰。以及侵木瓶槽等處。或纔興工。或纔擇地。經營之後。當更續奏。此船塢內外之情形也。鐵廠地基。去冬以來。開土釘樁。以及嵌填石屑石灰。皆已就緒。應行補苴者。亦屬無幾。惟所需堅瓶方石。厥數甚鉅。合計五廠需瓶數百萬方。需石則自長二丈三尺六寸至一尺二寸五分者。計十萬有奇。堅瓶以海船運於下游。

數目既多。非數百起不能盡之。石質粗重。運載更難。即源
源到工。但移一石非數人不可。況刻方琢平。勢難用機。際
此盛夏酷暑。石上椎鑿。敲火生光。膚焦肉泡。故迄今猶基
未就。廠內橫梁。需竪木一百五六十根。每根長須七丈二
尺有奇。圍圓八尺以上。近地搜採。無此巨材。現飭員往暹
羅三馬丹吻嘮呷等處見購。窮海帆檣往來。第憑風汛。更
非刻日可期。所幸機器已齊。並有現成輪軸。儻船材齊備。
年底船身可就。尚易圖成。惟斲輪之方。總俟營構齊全。方
有眉目。此大鐵廠之情形也。洋將德克碑自到工以來。覩
塢內運載之艱。顧往南洋訪購載貨夾板船。已附搭輪船

前往安南各國。兩月以後。方得回閩。理合附陳。今先將機器到齊日期。並船塢一切情形。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臣英桂。福建巡撫臣卞寶第合詞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丑。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榮全奏。奴才等前奉上諭。麟興等請派大員會定界址一摺等因。欽此。奴才榮全嗣又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函。內開同治七年五月十六日。接據俄國住京公使照會。內稱建立界牌鄂博一事。現接伊國京都來文。以俄國附近新疆有賊處所。不能悉照塔

城條約。處處立牌。於安靜地方。先行建設。並稱鄰邦分界大臣。會同俄國大臣立界之時。必有兵隊跟隨保護等因。照會前來。本處查同治四年夏間。中國分界大臣。期與俄國會立界址。因西路出師。俄官臨期不至。此次經本處照會該使。轉飭該國立界大員。按時前往。勿再後期。茲據覆稱。業已轉致本國。及西悉畢爾總督。當不致再有稽延失信之事。務望先將上年所定界址舊圖。詳細考覈。以便臨時按圖建設。界限分明。萬勿倉猝從事。致有朦混侵占之虞。是為至要。照會所稱兵隊跟隨一語。不過因附近新疆賊氛未靖。藉以保衛該國分界官員。入境時止宜不動聲

色。密加防範。萬不必因有兵隊。稍涉驚疑。致生枝節。尤為

切屬各等語。並鈔給往來照會前來。現在俄國立界官尚

無信來。查同治三年。前任分界大臣明誼等議定第六條

約內開。俄國兩起立界大臣。均赴阿魯沁達蘭喀塔蘇兩

卡中間會齊。一起會同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往東北按

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

會同科布多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

至索果克卡倫。會同烏里雅蘇台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

址。建立界牌鄂博。至沙賓達巴哈止各等語。塔爾巴哈台

之應立界址。現已

欽定布倫托海大臣會辦。勿論該處現在不靖。能否與辦。立界必當遵照條約。庶可杜俄人另生枝節。奎等前已將現在酌辦原由。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科城大臣查照辦理。奎榮全俟俄國立界官來。與科布多立界大臣。西由瑪呢圖喀圖勒斡會辦起。赴索果克卡倫。候與俄官會立烏里雅蘇台牌博。所有一切事宜。當與奎麟與豫期詳商。查前任分界大臣將軍明誼等。與俄官議定界址。繪圖換約。鈐用之印信。均係隨帶本處庫存關防。奎榮全仍請隨帶關防。遇事鈐用。以遵信守而歸畫一。並擬派定辦事司員筆帖式。營造牌博匠役兵丁。差遣分用。復密飭唐努烏梁海

五旗總管等慎加防範。派熟悉地里官兵十員名。在各遊牧聽候立界時按圖考詢山河地名。以便指陳堆博立界。而杜朦混。

御批。該衙門知道。

麟興等又奏。本年五月初九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函。內開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日。准俄國住京公使函稱俄國附近烏梁海一帶交界民人。常有呈訟受阻之事。中國官員。亦置不管。並援引上年俄廟被竊。俄商被阻兩案。至今不為辦結。現擬飭庫倫辦事官親攜各卷。前往烏城。將緊要舊案。照例斷定。並將嗣後如何辦理。往來交涉。一

並妥定。請即咨行會辦等因前來。本衙門詳譯來函。以被竊被搶兩案。為立論之由。溯查六年二月間。曾經奏明奉

有

諭旨。飭令庫倫大臣會同定邊左副將軍派員會辦。並經本衙門往返咨詢。總以犯證未齊。懸宕未結。本年三月初九日。接准來文。轉據庫倫大臣咨稱。俟將案內要犯車德恩布扎由俄國解到時。再行約期會辦。究竟此二案如何查詢。未見辦有端倪。日久稽延。以致俄國藉為口實。且俄使來函。稱舊案未消。新案又起。以及所指烏獨克河為滋事地方各情。均未據咨報有案。刻下既據俄使飭庫倫領事官赴

烏城商辦○相應函布查照○即希和衷商推○無論何處所屬○均應不分畛域○妥籌辦法○舉凡新舊各案○總須速結○既不可遷就而遷定約○亦不必回護而啟釁端○並希將現在應辦各案○以及作何辦理之處○詳細寄知○是所切盼○至所稱嗣後往來交涉○如何辦法○亦須定妥一層○查從前條約內均有明文○止能重言申明○未可妄議更改○窺其來意○將新舊積案次第了結○自亦無可饒舌○所有俄國公使暨俄官柏林來函○一併鈔錄寄覽○再此次俄使派員○是否果因清釐積件○抑或因邊界等事別有授意之處○均未可知○務希隨事格外留心○是為至要等因○正在查覈間○復於六月初

六日。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開。復接俄使來函。以前覆函內。有令烏里雅蘇台將軍。派員會同領事官商辦之句。與和約不符等語。本處復行函覆。並援引和約各條。與之辯論。俾知該領事官與中國道府對品。自不得與將軍大臣平行。體制所在。豈容稍假。惟該領事官或因公進謁。自當以客禮待之。所有交涉各案。秉公覈辦。總當迅速清釐。免致俄人有所藉口。緣該俄使來函。亦無別意。不過因行文來往遲延。耽閣時日。故欲令領事官就近速商了結等因。並鈔給往來信函前來。當已遵照。詳查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五旗地圖內。並無烏猶克河。惟前於去年

夏季○有越界俄眾至烏克果勒地方蓋房種地一事○現已

奏辦完結○奏咨在案○至立界一事○榮等前已奏請

派定立界大臣○應俟俄國立界官○如果按約會辦○係由西進次至

科布多○會同該處立界大臣○該處立界大臣立畢○原議該處界牌鄂博○本

處立界大臣○亦必按約一體會立○此外僅有俄廟被竊俄

商被阻二案○曾奏明會同庫倫辦理○於今久候○未見約準

期地○故未敢先事咨催○致生枝節○本年六月二十八日○俄

國領事官什什瑪哩布○由庫倫到烏○即派員接入館舍○七

月初二初五等日○榮麟與榮全帶領庫倫委員○及本

處司員等往見○與商各事○據稱烏梁海人聽有與俄人爭

關情事。然而良莠難齊。均不能無非。今既商辦。諸如此等小件。即可無庸置議。亟宜均各嚴行曉諭所屬。勿得仍前滋事。並不可阻止俄商。有傷兩國和好。此外有俄廟被竊俄商被阻二案。應定期地。約在起事之就近地方查辦。自能速結。即由七月初二日起。至九月初十日止。共訂期七十日。兩國各派能事員弁。在烏克果勒地方齊集。如有逾期過三日不到者。不候。准其返回。其通商一事。該國先期知照烏里雅蘇台將軍。轉飭所屬烏梁海總管查驗。該商執有印票。及所帶物件數目。均各相符。方准其交易。如無文票。私自通商者。准其阻止。並不准蓋房種地。其餘均按

照條約辦理各等語。奎等聞其所言。尚無別生枝節。特為

俄廟被竊俄商被阻二案。約訂期地。以便委員往辦。並要

與唐努烏梁海通商而來。既以理論。似難阻止。當向俄官

言明雖屬可行。必須本處奏明奉

旨後。始能通商。隨派定庫倫委員筆帖式文奎蒙古七品畢齊業

齊托克塔胡本處候補防禦額外筆帖式依徽佈防禦銜

額外筆帖式色拉布等四員。如期前往烏克果勒會同俄

官。詳加查辦被竊被阻二案。並屬令該領事俄官什什瑪

哩布。亦趕派委員。帶領全案人證。業期會辦。彼此言明。該

領事官什什瑪哩布遂於七月初六日。帶領隨從俄人由

烏起程仍回庫倫訖統俟兩國委員屆期會辦如何情形
隨時另行酌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麟興等又奏本年六月十四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麟興等奏晋哈爾貿易夷人迷失路徑誤至烏城既非奸細
不必寄禁著麟興等妥為撫恤並咨詢俄國邊界官如可由俄
國邊回晋哈爾之處即著設法送回該部落以示覊縻欽此遵
即將該夷人提交管理台市驛弁暫行收養嗣因住紮庫
倫俄國領事官什什瑪哩佈到烏奴才等嘗將拏詢此項夷
人原委並我

皇上飭令撫恤之意備告之。該俄官面問該夷一二次。允送交邊界官查明轉遣回籍。發給俄字文票。以憑交收。並留派引路俄兵一名。奴才等又添派候補防禦額外筆帖式依徵佈委署筆帖式舒敏泰帶兵二名。於七月初七日。給番哈爾人衣履口食。賞給俄兵盤費。一同護解。由烏起程北行。以示體恤。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